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参评推荐表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标题 | 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 | 体裁 | 报告文学 |
| 字数 | 3260字 |
| 作者 | 樊俊利 | 编辑 | 张磊 |
| 原创单位 | 胜利日报 | 刊载单位 | 胜利日报 |
| 刊发版面名称及版次 | 第11075期4版文学副刊 | 发表日期 | 2023年9月13日 |
|  ︵作采品编简过介程 ︶ | 2011年，胜利油田在新疆发现春风油田。2015年，春风油田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。为更好地记录西部石油人的生活，2022年6月，作者奔赴新春公司一线进行采访。采访过程中，深入戈壁大漠、沙漠油井、小站等，与一线干部员工深入交流，了解到许多感人的故事。新春公司干部员工在环境恶劣、气候极端、荒凉寂寞、远离家园的情况下，胸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，肩扛端稳端好能源饭碗的责任，扎根戈壁滩，发扬石油人革命加拼命的精神，书写了奋斗新篇章。他们经历了大风、沙尘暴、高温、大雪、蜱虫……环境的恶劣、生活的艰苦，都没有成为他们扎根西部、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承诺的障碍，他们用平凡诠释伟大，用坚守诠释责任。作者在新疆采访的10天时间里，每天行程500公里以上，搜集了大量素材，怀着对一线员工的崇敬之情，书写了此文。 |
| 社会效果 | 作品表现的主题是鲜活的时代主旋律、内容是激奋人心的正面大背景大事件、人物是具有时代新风貌的石油人，作品发表后，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。由于该作品描写的是一群奋战在油田基层的干部员工，因此，除了高度重视“报告”的新闻性、真实性，还非常重视题材的选择、谋篇布局、环境渲染、细节运用等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与此同时，作者对人物语言神态的描写，也使该报告文学更接地气，形成了打动人心、催人沉思、引人向上的意义和价值。作品见报后，迅速在油田内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中国石化各单位宣传文化战线的同志以及基层单位的不少读者，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。新春公司干部员工深受鼓舞，激起更大工作热情，促进了西部原油上产。社会有关网站也对此文进行了转载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于2023年6月5日第20版。 |
|  ︵初推评荐评理语由 ︶ | 作品反映了新时代石油人庚续石油精神，胸怀为国献油的信念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战天斗地、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牢记嘱托、砥砺前行的精神状态。故事催人泪下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重要的教育意义，是对新时期石油工业发扬石油光荣传统的文化呼应。作品文字优美细腻、情感真挚沉郁、人物形象丰满感人，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。签名：（盖单位公章） |

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

樊俊利

越野车驶出克拉玛依，车前方的天边横着一缕长长的白云。“那就是天山哩！”听了同行人员的介绍，我们伸长脖子向外瞅。车窗两边，一座座褐红色的沙丘，像骆驼、像雄鹰、像骏马……林立的抽油机，悠悠地向天山“叩首”；一条条黑黑黄黄的管线纵横交错，如同戈壁滩的血管。

红柳一簇簇、一团团，站在公路两旁，仰着红扑扑的笑脸，那么亲切，多像我扎根在戈壁的兄弟姐妹！

一

大约两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了处于戈壁腹地的新春公司基地。宽阔的大院，绿树成荫，鲜花绽放……好像回到家了！在这茫茫戈壁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，堪称一个奇迹。

2011年，胜利油田正式对外宣布在新疆发现一个新油田——春风油田。2015年，春风油田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。同年，中国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，成为胜利油田保油上产的主阵地。

早就听说戈壁滩有一个“杨铁人”，这次终于见到了。1米7多的个头，方正、黑瘦的脸上写满了风霜，头上不少白发。我猜想他可能比我大几岁。

哦，不好意思，他1974年出生，比我还小7岁呢。

“杨铁人”大名杨国华。他的父亲是一名“老石油”。杨国华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青海油田。瓦蓝瓦蓝的天空下，一只雄鹰展翅翱翔，他也伸直双臂学着雄鹰的样子，跟着跑出好远，好远……

“你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才能做一只雄鹰！”父亲爱抚过他的头，就披着一身油泥和疲惫出了门，像一阵穿堂的风，急急地来、急急地走，连顿饭也没顾上在家吃。

后来，杨国华从石油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采油队，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石油人。

杨国华来到新疆时，正是胜利西部年年有新突破、原油产量一路飘红的时候。他与另一名同事分配在排601-平58站，这是一口试采井，地处沙漠腹地，没有人烟，缺水少菜。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，用的还是碱性强的地下水，洗完头发直挺挺，像打了发胶。手机没信号、没网络，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
有一年，新疆遭遇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，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一连持续20多天。井口频繁出现卡泵的故障，要解决故障，需要24小时不间断作业。杨国华在现场指挥，几乎天天站在外面。严寒中，羊皮棉袄像一层厚纸，棉工鞋冻成了板子。他冻得牙齿上下咯咯哒哒打架，只能不停地来回溜达，不然可能会冻僵。就这样一直忙活了两个多月。

日子在一阵缓、一阵急的风中悄悄逝去。到今天，杨国华来新疆已经有10多年了。

一提起家，他沉默了：“其实，特别盼着回家，天天看日历，翻着翻着情不自禁掉眼泪……”亲情是一根扯不断的橡皮筋，越远拉力越大。有一年他去新疆，离家7个多月，回家前激动得一天一夜没合眼。

“儿子，过来，爸爸抱抱！”刚跨入家门，他就对一岁多的小儿子激动地喊着。然而，孩子却远远地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他。

杨国华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今年17岁，小儿子5岁。他从手机上找到一张小儿子画的画给我看：歪歪斜斜的笔迹，好像画的是一座机场，有飞机，有汽车。大概是盼着爸爸坐着飞机早日归来哩。

然而，杨国华在家待得稍久一点，又不适应了。他习惯了战风斗雪的日子，休息时反而有些无所适从，脑子里想的总是岗位的事，有好几次都是提前返岗。现在，他又10个多月没有回家了。

二

越野车在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，远远看到茫茫戈壁滩上孤零零坐落着几栋板房，这便是苏1-2小站了。

听到动静，一位黑瘦干练的红衣男子走了出来，他就是站长刘才伟。

“其实，当初我是被‘骗’来的。”说起过去，刘才伟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湛蓝的天空、悠闲的白云、翱翔的雄鹰、挺立的胡杨……当年，刘才伟收到朋友从新疆发来的照片后，无比盼望着到戈壁大漠，痛痛快快大干一场！2019年1月，刘才伟终于梦想成真。

但很快，这些美丽的画面就在现实的风霜雪雨中“褪色”了。

十月份，冬天就急不可耐地光临。室外的低温冻得人骨头疼痛麻木；几十厘米厚的白雪堵塞了道路；输油管线、闸门时常被冻裂，用斧头劈柴，斧头也脆裂；因采购困难，上一顿吃的是土豆、圆葱，下一顿吃的是圆葱、土豆，吃得人直反胃……

熬过最不适应的那段时光，刘才伟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，像一棵胡杨扎下了根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爱在戈壁滩上转悠，淘到一些戈壁玉。这些色彩艳丽、晶莹剔透的石头，风拽不走，雪埋不住，在一片蛮荒的大地上执著地闪动光泽。刘才伟从戈壁玉身上读懂了许多。

刘才伟主动要求来到最偏远的苏1-2小站，担任了站长。全站4名职工两班倒，平时就两个人在站上，一人睡觉一人值班。他们管理着4口油井，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两小时巡一次井。这里手机信号弱，电视节目也很少收到。实在无聊，他从家里带来一只花猫，成为相偎相依的伙伴。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这里天亮得晚，6点还是一片漆黑。脸来不及洗一把，他就赶往井场装罐，开闸放油后，一直在站台上盯着，一不小心会冒罐呢。

戈壁滩有一种吸血的蜱虫，毒性很强。刘才伟有着丰富的“斗争”经验：左腿肚子一阵痛，撩起裤腿一看，一只蜱虫的头部已钻了进去，腿上淌着一行鲜血。他拿起烟头使劲一按，一缕青烟伴着“刺刺”声飘起，一股浓浓的焦味，痛得他把嘴唇咬出了血印。蜱虫退了出来，他赶紧涂了点牙膏。随后，他把烫出蜱虫的经验发到朋友圈。

“呃——呃——”那天，刘才伟在板房里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。竟是一只狐狸！深棕色的毛皮，尾巴又粗又长。小家伙眼睛里满是可怜，似乎是饿了，想讨点吃的。刘才伟扔出一个鸡蛋，狐狸扑上去一阵狼吞虎咽。又送过去一个馒头，摆下一杯水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狐狸回过头来，对着他叫了两声，好像是表示感谢，然后从铁丝网的洞口钻了出去。

从此，刘才伟与这只狐狸交上了朋友。“呃——呃——”他站在小站的铁丝网前呼唤，这是他与那只狐狸接头的暗号。不一会儿，狐狸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上班与抽油机“拉呱”，闲下来与狐狸“约会”，刘才伟学会了与孤独相处。

美丽的天山景色让人心醉。刘才伟喜欢上了摄影，每天转上十几公里，拍朝阳、摄夕阳。那次回家，他买了单反相机和镜头，最近还打算购置无人机哩。

三

在基地的会议室里，我见到了一位高个子、身穿红工服的女子。

“来新疆真的值了！看到产量越来越高，我特有成就感！”49岁的张新红快言快语，有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她第一次见到我们，并不拘束，谈笑间神采奕奕。

她丈夫早年来到新疆，担任前线生产调度员。孩子一考上大学，张新红就随112名“娘子军”来到新疆，成为井队的一名资料员。春风油田第一次有了女职工。红柳花开，映红了戈壁滩。

当时，她们租民房住，9个人住一套房子。陌生的环境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令张新红一时很不适应。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时间一长，竟患了抑郁症。一个月后，她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，疼得直不起腰来，精神恍惚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实在没办法，她吃了止痛药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里。

没想到，一同来的百十来号女同伴，就自己一人“吃了败仗”撤了下来，张新红打心眼里感到憋屈。躺了两个月，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，脸色蜡黄，眼神发直。

母亲流着泪劝张新红回去。母女连心，她知道女儿的心还留在戈壁滩上。管理区书记也在劝：“早点回来吧，咱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呢。”当张新红又回到管理区时，同事买来水果和药物，还搬进她的宿舍陪伴她。半个月过去，她能熟睡了；一个月过去，她脸色红润了，双目有神了，甚至恢复了当年体育健将的风采，能打球了！

张新红特别珍惜戈壁大家庭的氛围，因为这里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为了回家照看老人，张新红和丈夫错开轮休时间，你来我往。两口子虽然近在咫尺，却很少能够团聚。那天，丈夫刚从东营返回乌鲁木齐机场，张新红恰好也在登机楼准备登机。“嗨，我在这呢！”丈夫隔着宽大的玻璃窗向她招手，张新红却没看到，还在瞪大眼睛四处搜寻。丈夫只好掏出了电话，夫妻俩隔窗相望，挥手致意，在电话里互相嘱咐了两句，又匆匆作别……

那年刚过完春节，张新红接到弟弟的电话：父亲因病去世。当时她已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张新红强忍悲痛，太阳下山后，一个人走到一棵高高的红柳下，双膝跪地……夜色深沉，她轻声唱起了那首父亲喜欢的歌曲：“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，头戴铝盔走天涯……”

…………

离开戈壁的时候，我禁不住几步一回头，挥挥手，想要带走几片云彩。

哦，原来我也爱上了这片戈壁！

（作者单位：电力分公司）